

元遺山先生全集

附

續夷堅志四卷

院

續夷堅志原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閒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顛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槩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鈔成帙其學富筆勤

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啟
於予心以病不能鈔姑識卷末而歸之王申歲之除商邱
宋无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歷覽底處覓孤墳勛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
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尙奇者何期廣見聞吳道輔景
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
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
世有閒耳些齷叟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鈔之此其一也按

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沈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爲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卽遺山之心也至順三年朱方石巖民瞻氏識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鈔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有七也

予鈔北地棗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錄此傳附於所書之後

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善識

傳不錄

遺山先生當金源末造備位下僚浮湛散秩存登左司旋遭喪亂淪落以終晚年以著述自任頗有志於國史又爲人所沮詩文之外寄意於中州一集文人少達而多窮不信然哉此夷堅志雖續洪氏而適當百六之會災變頻仍五行乖舛有開必先動關運會非弔詭之厄言實禴祥之外乘不賢識小又何譏焉僕來豫榮別駕慶出以相脉乃其尊甫筠圃先生讀易樓藏本書凡二卷而宋子虛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稱其別有自序而卷中無之不復可攷矣書中大半東京瑣事余初來頗資聞見因爲較其訛

脫仍分四卷以還舊觀手鈔付梓且依翁氏所輯遺山年譜略爲表系以附於後庶覽者粗悉其平生云嘉慶戊辰冬日杭郡余集書於大梁書院

表不錄

今日并臨衆於南門外大學講堂

開講義學以明於義理而致於事功

其初以爲二三月間講畢不料其時且寒且暑大風西出

續夷堅志卷一

照陽泉山
莊本校梓

讀書山房刻本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鎮庫寶

趙王鎔鍊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聲道相貫環中作小孔予意其爲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鏤佛一左龍右

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帀合中色如棗
皮漆而裂璽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
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恆出光怪如火起然
耳

壬辰年
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
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
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
高二寸餘殆秉異氣所化聖俞嫂吳收之不知今存否也

聖俞
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
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爲一
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
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
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
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云

正卿
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
者庚子秋泰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

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卽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爲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日嫁之

鐵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團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廚堂一鑊可供千人然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爲釜鳴不祥廢不

敢用妨大眾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眾乞此鑊當任
我料理眾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蟲長二寸許色深赤
蓋此蟲經火則有聲淄川楊叔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
鑊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蟲如蟻螯而紅此類大家往往
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爲火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
耳

團崖事全
唯識記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爲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泰和
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去聲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
至代州州守信以爲然增壽復負之而歸

樊帥說

石中蛇蝎

泰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卽棄去修
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相吞螫人
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隨想而
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爲解卻他日亦道曾見我
來卽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

全唯識說

任氏翁媼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洎其妻張氏七十三歲
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強不信禁忌泰和八年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卽太歲尙何忌耶督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人紅繡鞋一雙役夫欲罷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卽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並亾又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爲業故人目爲鶉鶉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塲作邱入地一二

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
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
塋曳棺木出舁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
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
恨冥官頗憐之卽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
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
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
卽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
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楫撞師
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

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凡三年瘡乃平

趙長官親見之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土中肉塊人言爲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甯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二肉塊不半年死亾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爲予言

羣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
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縣有文移
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
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於黍米予同舍李慶之
子正甫爲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
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